

897
汉语知识丛书

古汉语句读

季 永 兴

商务印书馆

2001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汉语句读/季永兴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01
(汉语知识丛书)
ISBN 7-100-03280-6

I. 古... II. 季... III. 句读-研究 IV. H1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004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汉语知识丛书
GǔHÀNYǔ JÙDÒU
古 汉 语 句 读
季 永 兴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

ISBN 7-100-03280-6/H · 832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

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张 7

定价: 10.00 元

目 录

一	句读研究的对象	1
1.	句	1
2.	读	5
3.	字	11
二	句读研究小史	16
1.	先秦时期	16
2.	汉唐时期	20
3.	宋元时期	26
4.	明清时期	38
三	句读分析(一)——句的分析	45
1.	语序	46
2.	语助	53
	(1)语助的定义和范围	54
	(2)句首语助	65
	(3)句中语助	74
	(4)句末语助	85
3.	节律	98
4.	省文	103
四	句读分析(二)——读的分析	111
1.	相对性	111

2. 类比性	116
3. 呼应与连及	119
五 句读分析(三)——字的分析	126
1. 实字和虚字	126
(1)实字	131
(2)虚字	133
2. 死字和活字	138
(1)死字	139
(2)活字	141
(3)死活字组	143
(4)死字活用	147
3. 动字和静字	150
(1)何谓动静字	153
(2)动静字音	156
(3)动静字例	159
附录:《经史动静字音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修订本)	
异读字比较表	165
六 句读分析的作用	174
1. 指导阅读	174
(1)明文意	175
(2)知句法	177
(3)定规则	181
2. 指导写作	183
(1)炼字	186
(2)组读构句	190

(3)组句谋篇	198
附：古文句读分析两篇	204
1. 春秋公羊注疏序	204
2. 师说	207
主要参考文献	211
后 记	213

一 句读研究的对象

古汉语句读分析,人们首先注意的是“句”,即现代所说的句子。

中国人句读分析的顺序是句、读、字,而不是西方式的语素、词、词组、句子,这跟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有关:西方重分析,东方则重综合。^①季羨林先生认为,“汉语没有形态变化,只看单独一个词儿,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。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或句子中,它的含义才能判定。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,特别是汉族,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,习惯于整体观念。”^②古汉语句读分析的句、读、字顺序,就是这种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。

下面我们分别讨论《马氏文通》,特别是《文通》以前人们在句读分析中对句、读、字的认识。

1. 句

关于句的定义,自唐代以来,一千二百年间,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有三个。它们是:

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。(唐代湛然《法华文句记》)

凡经书成文语绝处,谓之句。(宋代黄公绍、熊忠《古

^{①②} 季羨林:《神州文化集成·序》,新华出版社1991年。

今韵会举要》)

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，曰句。(清末马建忠《马氏文通》)

三个定义中的“语绝”、“辞意已全”都是强调意义和语气的完整，它们是一脉相承的。在我国，句的概念是指语意和语气完整的一段文字。

古代的“言”也有句的义项。如：

(1)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(《论语·为政》)

(2)楚一言而定三国，我一言而亡之。(《左传·僖公二八年》)

(3)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？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

(4)(王充)著《论衡》八十五篇，二十余万言。(《后汉书·王充传》)

(5)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(《论语·子张》)

例(1)、(2)中的“言”，都是一句话。通常说的“一言为定”，以及“一言兴邦”、“一言丧邦”等，都是这个意思。例(3)、(4)中的“言”是一个字，通常说的“五言诗”、“七言诗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例(5)中第一、第二个“言”是一句话的意思，第三个“言”是言语，即说话。

尽管“言”有“一句话”或“一个字”的义项，作为句读分析的单位，它是不称职的。

古代学者以句作为句读分析的基本单位，又形成“句法”和“句绝”、“句断”等概念。例如：

(6) 作文旨意句法故有规仿前人，而音节锵亮不嫌于同者。（宋，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四笔卷九）

(7) 句法则如或排队、或四字、或四六之类是也。

（清，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卷八）

例(6)的“句法”是句子结构之法，而且说从来就有“规仿前人”的现象。例(7)的“句法”也是指句子结构，有的句子像排队，字与字并列，有的为四字句，有的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，等等。这就是不同的句子结构形式。

(8)《周礼·宫正》：“春秋以木铎修火禁，凡邦之事蹕”。郑司农读“火”绝之，云“禁凡邦之事蹕。国有事，王当出，则宫正主禁绝行者，若今时卫士填街蹕也。”郑康成注“春秋以木铎修火禁”，句绝。（宋，孙奕《示儿编》卷十二）^①

(9)《苏武传》：“若知我不降，明欲令两国相攻。”“降”字句绝。言得知我必不降，而必欲降我，是明欲杀我，令两国相攻也。颜注“明”字句绝。（清，王懋竑《读书记

^① 《周礼注疏》原文为：“春秋，以木铎修火禁。凡邦之事蹕，宫中庙中则执烛。”唐代贾公彦疏：“先郑读‘火’绝之，则‘火’字向上为句也。其‘禁’自与‘凡邦之事蹕’共为一句。宫正既不掌蹕事，若如先郑所读，则似宫正为王蹕，非也。”（《十三经注疏》上册第657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。）按：“先郑”指郑众（公元？—83年），汉章帝建初年间为大司农，史家称为“郑司农”，亦称“先郑”，著有《春秋牒例章句》、《周礼注》等。郑玄，字康成，因汉献帝刘协建安初年为大司农，世称“郑大司农”，又称“后郑”。孙奕文中的“郑康成”即“后郑”，句绝有理。又：“蹕”指古代帝王出行时，开路清道，禁止通行，泛指跟帝王出行有关的事情。

(10)《尚书》：“夙夜出纳。”句绝。言汝能“夙夜出纳”，而朕命乃惟久矣。“夙夜”，勤慎之谓。《诗》曰：“莫肯夙夜。”(王懋竑《读书记疑》)

例(8)“句绝”处并非句，而是读，是“禁”字属上还是属下的问题。例(9)“句绝”处也是读，是“明”字属上还是属下的问题。

例(10)“句绝”处还是读。据《尚书·舜典》载：“帝曰：‘龙，朕圣谗说殄(tiǎn)行，震惊朕师。命汝作纳言，夙夜出纳朕命，惟允。’”②唐代孔颖达正义：“……纳言为喉舌之官也。此言主听下言纳于上，故以纳言为名。”王懋竑的“句绝”有道理。即当为：“命汝作纳言，夙夜出纳，朕命惟允。”

(11)“帝欲观古人象日月星辰之类以制衣，象宗彝之类以作服。”是“象”乃“仿像”之象，非“物象”之象也。盖“象”字不可为句断。若云“物象”，则何得云古人之象。(元，王耕野《读书管见》卷上)

(12)《庄子·天运》：“杀盗非杀人。”③郭读“非杀”句断。(清，孙诒让《礼移》)

例(11)说“‘象’字不可句断”，牵涉到对“象”字的理解。王耕

① 《汉书·苏武传》原句为：“若知我不降明，欲令两国相攻，匈奴之祸从我始矣。”颜师古注：“‘若’，汝也。言汝知我不肯降，明矣。”颜的句绝较为合适。(《汉书》第231页，《二十五史》(1)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1986年。)

② 唐·孔颖达：《尚书正义》第二十页，《十三经注疏》上册第132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。

③ 该句上下文为：“禹之治天下，使民心变。人有心而兵有顺，杀盗非杀，人自为种而天下耳。”郭庆藩辑《庄子集释》第233页。又：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第94页，句断同郭书。均见《诸子集成》(3)，上海书店1986年。

野说“‘象’乃‘仿佛’之象，非‘物象’之象”，即“象”是动字而非静字。“象日月星辰之类”跟“象宗彝之类”是同一结构形式，因而“象”字后面是不能点断的。“宗彝”，是宗庙祭祀所用的酒器，又指酒器上的虎雉(wěi)之类的纹饰。例(12)句断处为读，是“人”字属上还是属下的问题。孙诒让在“人”字后句断，合理。

“句绝”、“句断”，古书中也说成“绝句”、“断句”，含义基本相同，都是既指文句停顿的地方，又指文句结束的地方。

2. 读

“读”是汉代提出的概念。唐代湛然给“读”下的定义是：

语未绝而点之以便颂咏，谓之“读”。（《法华文句记》）

此后，各代学者基本沿用这一定义。如：

语未绝而点分之，以便颂咏，谓之读。（元代黄公绍、熊忠《古今韵会举要》）

凡有起、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，曰读。（《马氏文通》第28页）

凡句读中，字面少长，而辞气应少住者，曰顿。顿者，所以便颂读，於句读之义无涉也。（同上，第404页）

这些定义，用的主要都是意义标准。《文通》将古代学者的“读”一分为二，即将“读”限制在“有起、语两词”，其余均归之于“顿”，可他自己实际上又常常混淆。20世纪20年代，金兆梓提出：“读与句的分别，是语气未绝已绝的不同。”“西文文法的所谓呼吸群(breath group)恰与我国文法的读相当。……

《马氏文通》以子句当读，误呼吸群为意义群(sense group)，而别以顿代读为呼吸群，与《韵会》分读的意思不相合了。……要晓得凡是意义群必兼为呼吸群，而凡是呼吸群却未必就是意义群，因为呼吸群是可以停顿的地方就停顿，不必定要不成句才算是呼吸群。”^①应该说，古汉语的读，既是呼吸群，又是未成句的意义群。

何容在《中国文法论》中批评马建忠，说“他以中国固有的‘句’‘读’之名，表与西文法所谓 sentence 和 participle phrase 相当之实，是必然要弄得名实相违的。因为中国之所谓句与读，与西文法所谓 sentence 和 phrase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：后者是讲语句构造法(sentence structure)的术语，前者则是习惯上讲文章读断法(textual division)的用语；语句构造好比军事学上的部队编制，文章读断好比行军时的纵长区分。两套名称为用不同，涵义各殊，其相合为偶然，不合为必然；马氏把它混而为一，自不免顾此失彼，以致两皆失之。”^②何容指出“句”、“读”跟西方语法的 sentence 和 phrase 不同，是有道理的，因为，两套术语的所指并不完全一样。可何说中国的“句”、“读”只讲“文章读断”，不讲“语句构造”，却未必有理。试想，文章读断是可以不顾语句构造的么？如果真是那样，那句读会是什么结果。从古代学者为一个字属上还是属下读断的讨论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句读着眼的就是语句构造的问题。

① 金兆梓：《国文法之研究》第58—59页，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
② 何容：《中国文法论》第128页，商务印书馆1985年。

“读”的概念在《马氏文通》中的定义和范围是：

凡有起、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。读之式不一，或用如句中起词者，或用如句中止词者，则与句中名代诸字无异；或兼附于起、止两词以表其已然者，则视同静字；或有状句中之动字者，则与状字同功。（第 28 页）

《文通》取“辞意未全”这个语义标准，却加了“有起、语两词”的限制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《文通》的“读”只相当于主谓结构。这个定义跟现代不同，跟古代也相异。因为，古人是把“语未绝”而需要停顿又可以停顿的地方都归之于读。例如：

（13）比其反也，则冻馁其妻子，则如之何？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

按元代程端礼句读规则“或问中问目之末，‘何也’、……‘如之何’之类，‘何也’之上并读。”现在的标点正确。《文通》只引前两读，分析为：

“比其反也”，一读，记冻馁之时。（第 30 页）

例（13）的上文是：“孟子谓齐宣王曰：‘王之臣，有托其妻子于其友，而之楚游者，比其反也，则冻馁其妻子，则如之何？’”这句中的四个“其”字，指的都是“王之臣”，既然“王之臣”“之楚游”，“冻馁之时”应是“之楚游”的时候，而不是“比其反”的时候。又由于《文通》给“读”加了“有起、语两词”的限制，“比其反也”跟定义不合。《马氏文通读本》编者只好加注：“‘其反’为读，不包括‘比’字。”^①这样，跟定义矛盾的问题解决了，可那个“比”字又没有着落了。这一方面说明马建忠“读”的定义

① 吕叔湘、王海棻编：《马氏文通读本》第 64 页，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年。

有不足,另一方面也证明程端礼的句读原则和句读规则^①有很强的解释力。

再看下面两例:

(14)孔子惧,作春秋。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

(15)有寒疾,不可以风。(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^②

例(14),《文通》说“‘孔子惧’一读,明作《春秋》之由。”此例句读古今无异,可“作春秋”的还是孔子,就不仅仅是“记作事之故”了,因为就起词来说是两读共用的。例(15)“有寒疾”一读,没有问题,却又不符合《文通》“有起、语两词”的条件。

看来,从汉语实际出发,“读”的定义是大可不必用“有起、语两词”来加以限制的。古代句读分析中的“读”,就是“语未绝”处。从马建忠的“读”过渡到现代“读”结构的内部分析,这是一个进步。

事实上,唐代湛然给“读”下的定义,不仅影响《马氏文通》,而且一直影响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语法学。如黎锦熙在《新著国语文法》中说:“两个以上的词组合起来,还没有成句的,叫做‘短语’,简称‘语’,旧时叫‘顿’或‘读’。”^③显然,黎认为,“读”就是“顿”,也就是现代语法学的“短语”。然而,“读”、“顿”都是从整体来分析的,并不涉及其内部结构(如主谓、补充、动宾、偏正、并列等),跟“短语”颇有不同。

① 关于程端礼的句读原则和句读规则,详见本书“二、句读研究小史, § 2 宋元时期”的有关部分。

② 马建忠:《马氏文通》第30页,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
③ 黎锦熙:《新著国语文法》第15页,商务印书馆1992年。

“顿”的概念是马建忠在《文通》中第一次提出来的。他说：

顿者，集数字而成者也。盖起词、止词、司词之冗长者，因其冗长，文中必点断，使读时不至气促。（《文通》第41页）

又说：

凡句读中，字面少长，而辞气应少住者，曰顿。顿者，所以便诵读，于句读之义无涉也。然起词、止词、转词，与凡一切加词，其长短之变，微顿将安归焉。（同上，第404页）

《文通》的顿，是就起词、止词、司词、转词而言。例如：

（16）故讲事以度轨量，谓之轨；取材以掌物采，谓之物。不轨不物，谓之乱政。乱政亟行，所以败也。（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）

对例（16），《文通》说：“各句起词，皆为一顿。以上所引，起词之顿，皆以散动与其止、转之词为之者。”（第405页）例（16）属于传统句读分析中的读。

（17）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，调护之尤厚。（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）

（18）以楚国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？（出处同上）

对例（17），《文通》说：“‘于故人’至‘贫昆弟’一顿，‘之’指焉。”（第42页）按《文通》定义：“凡名代诸字为介字所司者，曰司词。”（第28页）例（17）的“于……昆弟”当为司词结构。对例（18），《文通》说：“‘楚国堂堂之大’一顿，‘以’字司之，冠于句首，文势一振。”（第267页）这类司词结构属于句读分析中的读无疑。

《文通》的“顿”还在语词中出现。马氏说：

语词有为顿者。

凡曰语词，则动字与其所系者皆举焉。然既曰语词，即句读也，何以顿为！盖单行语词之为句读也，固矣。有时语词短而多至三四排者，诵时必少住焉，此其所以为顿也。（第405页）

《文通》列举的例子如：

（19）今陛下昭至德，开大明，配天地，本人伦，劝学兴礼，崇化厉贤，以风四方，太平之原也。（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）

《文通》分析此例说：“‘陛下’后，三字者四，四字者二，要皆为语词，谓之为顿也可，谓之为句也亦可。”（第405页）上例中的顿“谓之为句”万万不可，古今都无此分析。《马氏文通读本》编者为此加注：“此处说‘昭至德’至‘崇化厉贤’六顿‘谓之为句也亦可’，不合《文通》体系，疑‘句’应为‘读’。以次各句仿此。”^①编者的话是对的。这样，马建忠自己也认为，这里的“顿”也可以分析为“读”。实际上，此例属程端礼句读规则（4）“目在上而纲在下”的条件。

此外，《文通》还讨论了“止词、转词有为顿者”、“状语有为顿者”、“同次有为顿者”、“言容诸语有为顿者”等。

本来，马建忠是要设“顿”作为字和读之间的一级单位，这由他在“论句读”一章中先讨论“顿”，次为“读”，最后才是“句”可以看出。又由于他把“读”的范围限制得过于狭窄，“顿”的范围就不得不扩大，以至跟传统句读学中的“读”出现许多的

① 吕叔湘、王海棻编：《马氏文通读本》第669页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。

交叉。设“顿”为一级句读单位,是一个有创新意义的构想,可必须研究出一个明确的界定。

3. 字

作为句读分析的基本单位,字是组读构句的初始元素,即刘勰说的“因字而生句”。

由于汉字的独特性,一个字在形、音、义上都是相对独立的,在句读分析中似乎不成问题。倒是引进西方语法学中的语素、词、词组等概念后,作为汉语语法单位的字的地位,反而引起人们的讨论。

赵元任先生(1892—1982年)认为,“印欧系语言中 word (词)这一级单位……,它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。在汉语的文言阶段,即古代经典和早期哲学家所用的语言中,单个音节恐怕在相当程度上类似西方观念中的一个 word。”^①也就是说,在说英语的人谈到 word 的大多数场合,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‘字’。这样说绝不意味着‘字’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 word 相同,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。……所以,‘字’这个词,严格地说是‘字’这个字,就仅仅是指在学校里教授的、在语文工具书里被解释的、书写上作为独立的单位而彼此分开的、人们意识到语言里的微小变化时最常谈起的那个普通的、短短的话语成分。”^①也就是说,“字”在古汉语中跟印欧系语言的词有相似之处,可两者结构特性不同。

^① 赵元任:《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》,《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——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》第233—234页,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。译文略有调整。

吕叔湘先生(1904—1998年)也指出:“汉语……现成的是‘字’,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组是词,哪些是词组。汉语里的‘词’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,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。其实啊,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‘词’不可。”^①

近年来,徐通锵先生提出“字本位”说,目的正是“使‘印欧语的眼光’的影响尽可能地早日退出汉语的研究”^②。他还说:“汉语的研究不能离开字,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,也是最小的结构单位。”^③

“辞”在古汉语句读分析中是指以语气词为主的虚词。例如:

(20)思皇多士,生此王国。(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)

(21)采采芣苢(fú yǐ),薄言采之。(《诗经·周南·芣苢》)

(22)汉有游女,不可求思。(《诗经·周南·汉广》)

(23)叔善射忌,又良御忌。(《诗经·郑风·大叔于田》)

例(20)中的“思”,例(21)中的“薄”,例(22)中的“思”,例(23)中的“忌”,西汉毛亨在《毛诗故训传》中都说“辞也”。上几例有句首的“辞”,也有句尾的“辞”。毛传中的“辞”都是在句中表达语气的字,可以认为,毛亨已有了初步的虚、实观念。

唐代孔颖达《诗经·关雎》疏:“句必联字而言,……然或

① 吕叔湘:《语文常谈》第45页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。

② 徐通锵:《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词法》,《语文研究》1997年第3期。

③ 徐通锵:《语言论》第434页,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。